



『女仙外史』和『瑶華傳』中所見女性解放思想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0-08-09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24729/00006189">https://doi.org/10.24729/00006189</a>

# 『女仙外史』和『瑤華傳』中所見女性解放思想

顧 春 芳

## 序 言

『女仙外史』<sup>①</sup>和『瑤華傳』<sup>②</sup>是產生于清代的兩部長篇神魔小說。

『女仙外史』又名『大明女仙傳』，石印本題『石頭魂』，全書一百回。作者呂熊，號古稀逸田叟。書寫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初次刊刻于康熙五十年。關於『女仙外史』一書，有的學者把他列在長篇歷史白話小說一類，但也承認其中含有神魔成分。全書的主人公是唐賽兒，唐賽兒在歷史上是農民起義軍的女領袖，在『女仙外史』中，唐賽兒被描寫成原是月宮的嫦娥，因天狼星奉旨下界為大明天子，即永樂大帝。這天狼星在下界之前，調戲嫦娥，嫦娥因而動怒，所以也免不了去下界走一遭。嫦娥投胎于山東蒲臺唐氏家，取名為賽兒。葛仙卿夫人鮑道姑下界為賽兒的乳母和師傅。月宮的素英、寒簧亦投胎于別家，待賽兒長大後補佐他。及賽兒長大，魔道大師曼陀尼亦前來補佐。唐賽兒得九天玄女授天書寶劍，苦煉成功。功成之後，唐賽兒濟貧助弱，賑濟災民。又到處訪求賢能之人與豪傑，並雲遊各地，觀看山川地勢，準備起事。建文四年，南京陷落，建文帝僧裝出逃，眾大臣或殉節、或遭戮。燕王即位，改元永樂。是為「靖難之役」。此時唐賽兒起兵勤王，奉建文為正朔，攻陷青州，濟南，眾多建文舊臣，殉節忠臣之後及各路英雄

豪傑聞風來歸。以後就寫唐賽兒如何與燕王的軍隊作戰和鬪智鬪勇，一直寫到永樂二十二年，燕王卒，時已兵臨北平城下的唐賽兒白日飛昇返月宮為止。

『瑤華傳』，全書四十二回，成書于清代的嘉慶初年（1804年）。

作者姓丁名秉仁，字香城，蘇州人。『瑤華傳』是敘述妖狐改惡從善的故事。瑤華的前身本系南山雄狐，他欲想成仙卻不願苦修，走了採補的邪路，被劍仙無碍子斬殺。雄狐被殺後真魂不散，苦々拜求劍仙拯救，後由無碍子指引投胎于福王妃韓氏，托生為瑤華郡主。在無碍子的教導下，瑤華學會了諸般武藝，成了朱明皇族中文武雙全的英才，他率領眾將為國家平定叛亂，又到各處為百姓除妖鋤盜，天下有災荒，他就賑濟饑民，廣積功德。他雖說身為福王之女，又有雄才大略，但天命難違，祇能看着李自成打破開封府殺死福王。瑤華最終入峨嵋山修煉仙道，最後的結局自然是得道成仙。

明清時期是神魔小說的繁盛期，好多小說中都有關於女神仙的描寫，但象『女仙外史』和『瑤華傳』這樣專以女子為中心，專門頌揚女子的，則不太多見。『女仙外史』中有很大一部分的篇幅都是寫女子的。而『瑤華傳』則幾乎全是寫女子的。這兩部長篇神魔小說有着一個共同的顯著特點，即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女性解放，同時又因為作者本人是封建文人的一員，受儒家的倫理道德的影響比較深，因此也不免宣揚傳統

的倫理道德思想，並加之肯定。但這兩部小說能夠一反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肯定婦女在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也是十分可貴的。

「女仙外史」的成書年代要比「瑤華傳」早一百年左右，「女仙外史」出世以後，對後世的長篇白話小說起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紅樓夢」和「鏡花緣」，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女仙外史」中提倡女性解放思想的影響，而極力鼓吹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作用，大力為女性唱頌歌。「瑤華傳」的成書期恰好是「紅樓夢」的濫觴之際，顯然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紅樓夢」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影響。從「女仙外史」到「瑤華傳」，經歷了整々一百年，雖說兩者有很多相同之處，但因爲所處的時代不一樣，所以對女性描寫的側重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本論文擬分析「女仙外史」和「瑤華傳」中各種對女性活動的描寫，來探討神魔小說對女性解放的態度，從而給予這兩篇神魔小說以新的評價。

## 一、小說成立的時代背景

明清兩代在對待婦女的問題上，顯得比較複雜。從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來看，明清兩代的封建統治制度及封建倫理道德對女性的心靈摧殘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因爲理學的體系在宋代已經基本完成，到了明代已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明清兩代，理學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全力支持，在全社會得到了很大的普及。封建統治階層爲了維護儒家的倫理道德，大力提倡女子要守貞節，一時丈夫死後不再改嫁，立貞節牌坊等形成了一種風氣。明代初年，朱元璋就頒發詔令曰：「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sup>①</sup>明清兩代，勞役都是很重的，爲了表彰貞節，統治者肯開如此大恩，就

這一點足可見封建統治的上層對婦德是何等的重視了。尤其是到了明成祖朱棣之時，徐皇后編纂了「內訓」，有「德性」、「修身」等二十章，涉及的面極其廣泛。徐皇后死後，成祖就將之詔賜臣民。這部「內訓」自此就成了官方出版的女性倫理道德的教科書。上行下效，封建文人們也開始撰寫婦女教育的論著，一時這方面的著作紛々出籠，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繼「內訓」之後，又出現了解縉的「古今烈女傳」、呂坤的「閩範」和「溫氏母訓」。其中的「閩範」還附有插圖，可謂是圖文並茂。至清初順治十三年，陸圻又寫了專門講述如何爲人之婦的「新婦譜」。這以後不久，王相集纂成「女四書」，這四書是班昭的「女誡」，宋若華的「女論語」，徐皇後的「內訓」及他母親寫的「女範捷錄」。「女四書」出籠後就成了當時知書識禮人家的閨秀們的啓蒙書，流布甚廣。尤其是「女四書」中的「女論語」，由於其文字通俗，四字一句，皆押葉韻，深受人們的喜愛，因此得到了廣泛的流傳。而其中對婦女的訓誡不僅非常嚴格，而且面々俱到。如「守章節」中就這樣寫道：「夫婦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持家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後，存歿光榮」。在這裏作者把「守節」的內容擴大了，即丈夫死後，不僅要守節，而且要保住家業，教育出優秀的能夠傳宗接代的子孫。「女論語」中還設有「訓男女章」，在訓女條中這樣寫道：「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加斥怒，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莫縱驕癡，恐他啼怒；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莫縱遊行，恐他惡事」。即女子不僅自身要遵守女規女誡，而且還要教育自己的女兒也要如此做人行事。至于在「立身章」中，女子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了極其嚴格的限制。如「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其中對「清貞」的意思又作了如下的解釋：「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

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群；莫窺外壁，莫出門庭；出必掩面，窺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即身為女子必須時時處處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使之不要外露。而且必須將自己藏在深闈大院中，一是爲了不讓外面的男子看到自己的容顏，而生想入非非之心；二是一旦進出于市井，不免要受當時市民中的那些誨淫誨盜不良思想的影響。

到了康熙、乾隆時期，又有蘭鼎元的「女學」、陳宏謨的「教女遺規」、任啓運的「女教經傳通纂」、李曉芳的「女學言行錄」等女教書籍問世。大家閨秀們從小在這些啓蒙書的薰陶下長大，可以說深受其毒害。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很自覺地遵守「夫死不嫁，從一而終」的訓條，不用說也是按照「女論語」中的訓誡來生活的，因此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鎖是相當沉重。

可是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的思想界在整個封建時代中是一個相當開放的時期，尤其是明代末年，隨着新興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西方文化的輸入，影響了中國的文人，在思想界出現了一股啓蒙主義的思潮，給令人窒息的明清思想文化領域帶來了生氣和活力。李贄（1527—1602年）是這一思潮在思想上的代表者。他的「千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者，各遂其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篤也，所謂萬物並高而不相害也」的論述，表現了要求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實現人々順其本性，隨心所欲的理想政治局面。同時李贄還提出了「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喫飯，無人倫矣」這一非常通俗且淺顯明白的命題，使人們從「六經」、「論語」、「孟子」的天理中解放出來，爲發展人的自然之性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李贄的影響下。湯顯祖（1550—1617）創作了「牡丹亭」，馮夢龍（1574—1646）創作了「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凌濛初（1580—1644）創作了「二拍」（「初刻拍案驚

奇」、「二刻拍案驚奇」）。這些小說和戲劇透露出許多新的思想傾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對人的正當情欲的大胆肯定。作者筆下的青年男女大都衝破了「發乎情，止乎禮儀」的「禮教大防」，表現了作者對青年男女向往與追求婚姻愛情的自由的肯定和支持。「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三言」中的王三巧，「二拍」中的羅惜々和張幼謙等形象都是一些「情」的化身。在杜麗娘的身上，顯示了在女性的心理天平上，情欲占據了人生壓倒位置的重量。在羅惜々和張幼謙的身上，則充滿了生命活力的青春情欲。羅惜々不顧父母的反對，與張幼謙大胆地偷期相會，男歡女愛，兩情綿々不斷。作者對他們與父母及封建禮教抗爭的行動給予了高度的讚揚，在文末的詩中這樣寫道：「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由于大胆肯定了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所以在婦女的「貞操」、「貞節」問題上也是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提出了這些年青的寡婦們的不守貞節是可以原諒的新觀點。馮夢龍「三言」中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裏面，青年少婦王三巧因丈夫經商遠遊長年不歸，受不住孤獨一人守空閨的煎熬，與一年青的過路客商，名叫陳商的偷情，並發展至真心相愛，兩人訂下海誓山盟，王三巧甚至將蔣家祖傳的珍珠衫都送給了陳商。對於這種非禮的行爲，作者在小說中是用充滿了同情的筆調來描寫的。「二拍」中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中的姚滴珠與公婆口角後，一氣之下回娘家去了，不巧的是途中被人騙去當小妾。後來其夫堅持將其領回，夫婦完聚。書中也並沒有因為姚滴珠的失身而將他打入十八層地獄。還有象「兩錯認莫大姐私奔，再成交場二郎正本」和「張溜兒熟布迷魂局，陸蕙娘立決到頭緣」中的女子都是棄去前夫，自己再另擇配偶。在這裏，「女子從一而終」的貞節已不再得到提倡。作者對陸蕙娘果斷地與不成器的丈夫離異，自擇佳偶的行爲是充分讚賞

的，他稱此舉為「女俠堪誇陸蕙娘，能從萍踪識檀郎。巧機反借機來用，畢竟強中手更強」。<sup>②</sup>在作者看來，女子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他們沒有必要為貞節做出犧牲。

綜上所述，「牡丹亭」和「三言」「二拍」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出要重視人的自然本性，對男女的情欲做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對於女子追求婚姻和戀愛的自由更是大加讚揚。同時這些文學作品中的男女青年的形象也是當時社會的一部分縮影，即儘管明清時代對婦女心靈上的摧殘是無與倫比的，但還是無法撲滅燃燒在青年女子心中的欲望之火。在這些青年女子的身上，都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綜觀當時的社會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即明清兩代，一方面理學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全力支持，在全社會得到了很大的普及。封建統治階層為了弘揚儒家的倫理道德，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和家庭秩序，大力提倡婦德，對女性來說在精神上又加上了一層無形的束縛。同時在現實生活中苛求女子要守貞節，丈夫死後不許其改嫁，女子稍有不貞就妄加罪名，嚴加處罰，婦女在實際生活中之處於最悲慘、最底層的地位。而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的思想界的新興民主主義思潮又使衆多的文人紛紛為女子抱不平，他們創作了大量的青年男女衝破封建禮教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不僅給明清時期的思想文化領域帶來一股新鮮的空氣，也給了這些作品的讀者們以反抗封建禮教的勇氣和力量。但從整體上來看，這一時期的作品還祇是停留在肯定人的正當的自然情欲，對青年男女向往與追求婚姻愛情的自由給予讚揚和支持。但「女仙外史」和「瑤華傳」則和這些作品不同，他們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提倡和鼓吹女性解放的，他們的着重點是在強調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女仙外史」和「瑤華傳」一反過去的那些文學作品的模式，以女性為全書的主要人物，讓女子與男子受一樣的教育，並讓女子參與政治活動，賦予了女子一個全新的形象，從某種意

義上來說，書中所體現出的這種女性解放的前衛意識，與現在我們所提倡的女性解放思想是相通的。因此「女仙外史」和「瑤華傳」與上述的文學作品雖說產生于同樣的時代背景，但卻別有一番新意。

## 二、提倡和鼓吹男女平等的教育模式

「女仙外史」和「瑤華傳」中的一個鮮明的共同之處就是提倡和鼓吹男女應該受同樣的教育。這在封建統治者大力提倡和弘揚婦德的當時無疑是一種大胆的叛逆。「女仙外史」中的賽兒在五歲時讀「女小學」，然後讀四書五經。賽兒祇兩年就將四書五經讀完，以後這「孝廉家有的書，盡送到內室，由他看完」。賽兒到了「九歲十歲上頭，文章詩賦，無所不妙。一日，又要看兵書」。<sup>③</sup>賽兒的乳母兼老師鮑母就先讓賽兒看「武經七書」，不用說待他讀完「武經七書」後自是教他讀兵書的了。賽兒就象當時的男兒一樣，也學十八般武藝。在這裏賽兒作為女子與當時的男子受着同樣的教育。

在當時，身為女兒的本分是要學做女紅，唐孝廉就這樣考慮，認為「女孩兒須做不得傳述道統的人，本分上還該做些女紅纔是」。可賽兒卻說：「孩兒既名為賽兒，不是個習女紅的女子了」，而他的老師鮑母則說「要從其性，不用強之」。<sup>④</sup>賽兒和鮑母的言論顯見都是主張男女平等的。雖說在這裏賽兒以自己的名字作為理由（因賽兒的名字是取女兒賽過男兒的意思），但在主旨上卻是反對這種用來束縛女子的手段。至于鮑母說的「要從其性，不用強之」則強調了要順從人的自然本性，與明末的進步民主主義思潮是一致的。

「女仙外史」中還借唐賽兒之口，攻擊宋明理學，賽兒對他父親唐孝廉這樣說道：「宋儒未達天道，強為傳注，如參禪者尚隔一塵，徒生

後學者之障礙。又講到性理，非影響模糊，即刻盡穿鑿，不能透徹源頭，祇覺到處觸礙。若夫日用平常，聖人隨時而應。要之各當時于理，何用設立多少迂板規矩？令人印定心眼，反疑達權者為逾閑，通變者為失守，此真墮入窠臼中耳！孩兒讀書要悟聖賢本旨，不比經生，眼孔祇向章句鑽研，作依樣葫蘆之解，是以與宋儒不合，幸父親勿訝之」。賽兒的這段話是講得非常之妙，他沒有對儒家的經典著作作任何攻擊，他認為「論語」、「孟子」都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就是孔子和孟子也還有很多不足之處，這並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因為「天道幽遠之極致，上智亦所難明」。至于那些宋儒訂了好多陳腐不堪的規矩，來束縛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賽兒對此是極其反感的。

在「女仙外史」中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學習烈婦貞女的風氣也作了批判。當孝廉問賽兒「古來列女取的是那幾個」？賽兒道：「智如辛惠英，孝如曹娥，貞如木蘭，節如曹令女，才如蘇若蘭，烈如孟姜，皆可謂出類拔萃者」。孝廉又問「夫婦和美，而有婦德者是誰」？賽兒答道：「曹大家第一」。這時「孝廉喜極」，因曹大家即班昭，曾著「女誡」，是提倡婦德的典範。然賽兒更推崇的是班昭的才氣橫溢，因班昭不僅續纂「漢書」，而且向東漢的大儒馬融授業；在漢和帝時常出入宮中，皇後、貴人均師事之。孝廉不知女兒的真意，于是「遂指庭前所種斑竹，不拘詩詞，令咏一首，意蓋以湘妃為女德之至也」。可賽兒的詩令他大失所望，賽兒的詩是「情脈々、淚双々，二女同心灑碧簾。不向九疑從舜帝，湘川獨自作君王」。詩中根本沒有一點婦德可言。孝廉再問「宋朝皇後，如高、曹、向、孟何如」？賽兒答道「守規矩之婦人，宋儒之所謂賢後也」。①把個孝廉弄得又氣又急。因為賽兒的話中對古來的那些被標榜為烈婦貞女的列女大有不屑一顧的意思。更令孝廉擔憂的是賽兒詩中所強調的獨立的人格，一種不依附于男性的剛強英勇之氣，這與當時社會

上所推崇的女性形象是相悖的。無怪乎孝廉的襟丈姚秀才看了賽兒的詩後要責備孝廉：「女子以四德為主，詩詞不宜拈弄」。②

作者在這裏儘管沒有明說，但在實際上，由于女子受到和男子一樣的教育後，胸襟懷抱也會變得和男子一樣廣闊。如當姚襟丈問賽兒：「賽甥女博學達理，見識廣大，古來聖女賢媛中，願學的是那一個」？賽兒說：「列女中無孔子，甥女徒有孟氏願學之心」。③因為歷來女子所讀之書受到一定局限，所以一旦和男子讀一樣的书後，視野就大為開闊，說話行事都與一般的女子不一樣，他們也與所有的讀書人一樣，會有社會責任感和「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瑤華傳」中也提倡女子應受到和男子一樣的教育。如瑤華的師傅劍仙無碍子，不僅讓瑤華，而且還讓其他女子也同瑤華一起學習武藝。瑤華與四個女婢，自六歲起就開始學習各種武藝，經過了三、四個年頭，「瑤華自運氣、縱跳、拳棒、弓箭、彈子、標槍、流星，以及槍刀戈矛劍劍短兵之類，色々精明」，四個女婢中的「素蘭、梅影也與瑤華武藝相倣」。④無碍子除了教瑤華他們武藝之外，還教他們讀書，並讓他們學習琴棋書畫，在瑤華為母親韓氏守孝之時，令家人將預先準備好的琴棋書畫，碑帖之類，搬回寢宮。無碍子對瑤華及八個子女說：「你們現俱孝服在身，他事都不能幹，與琴棋書畫四項，于讀書習武之暇，可就各人性之所好，揀習一藝，即可消遣，又可開豁心靈」。⑤瑤華他們在無碍子的教育下，不僅武藝超群，還有着一身的文人風流，原來，這文人的風流也是中國士大夫的專利品，即男子的特權，可在「瑤華傳」中都成了女子們的風雅。瑤華與女婢們的詩都做得非常出色，令男子們折服。瑤華的父親福王在韓氏的墳上祭奠後，以蠟燭為題讓瑤華做詩，瑤華頃刻成詩：「寶炬張筵席，燈心結蕊妍。恩光誠普照，且又及黃泉」。福王看了大為讚賞，說此詩「不但做得好，而且詩中藏着孝思，實是難

得」。然後福王又讓女婢素蘭和男小廝荷香兩個各做一首，素蘭的詩以芙蓉爲題，也是提筆就成：「搖曳秋江上，鮮妍何足論。金瓶承顧盼，乍識主人恩」。荷香則以自己的名字荷香爲題，做成的詩是：「花秉非凡質，風吹何處香。九天深湛露，太華可聯芳」。<sup>②</sup>福王讀了以後都很讚賞。足可見女子祇要和男子受同樣的教育，是絲毫也不會遜于男子的。

同時由于作者寫作「瑤華傳」時正值「紅樓夢」的濫觴，再加上當時大家閨秀中流行結詩社，于是作者讓福王倡言，要瑤華他們成立一個閨秀詩社，福王這樣說道：「你們的詩，雖已做得好了，但學問無窮，祇靠着家門內幾個人揣摩，始終不廣。我聞得汴梁一帶，能詩者甚多，應該立起一個閨秀詩社來，彼此均可有益」。<sup>③</sup>並主動代作徵啓，遍處傳送。這樣招來了趙三姑、楊貞山、李揚清、周文鸞等女文豪，大家一起吟唱詩詞、玩弄風雅。瑤華的老師無碍子在作詩方面也是個能手，同時要求女子作詩也要有大家風度，他在評周文鸞的「蝴蝶花」（得癡字）爲題的詞時，這樣說道：「你這首詩爲題目捆縛住了，不得不如此做法，但太克己了。我們女人做詩，遇着此等題目，宜在題外設想，總不落小家氣局」。<sup>④</sup>

和「女仙外史」相比，「瑤華傳」由于時代的風氣不一樣，在對女子結詩社、吟詠詩詞這方面顯得更爲寬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兩書的作者都主張女子和男子受同樣的教育，並在具體描寫上着力刻劃女性的聰明才智，爲提高當時女性的社會地位作努力。也許作者本身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但事實上產生的效果卻正是如此。

### 三、提倡女性參與政治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統治階層裏，是排斥女性參與政治的。漢代的呂後、唐代的武後（武則天）都因參與政事而遭到當時朝臣的反對和後世的批判。女人登上政治舞臺會被視爲不祥之物和災星，因此就是被視爲小道的小說中也很少有歌頌女性當權者的。可「女仙外史」則大力提倡女性參與政治，認爲女性有着非凡的管理社會的能力。作者先讓月君（自第八回末起，因賽兒蒙玄女天尊賜名月君，以後的篇章中，賽兒就改稱月君了。）賑濟災民，打開局面。當時月君家所在的縣「先遭亢旱，又遭水雹」，百姓凍餓饑餓，苦不堪言。縣主苦于沒有錢糧賑濟。這時月君就說「總是合縣災民，我當一人賑濟，每戶應發銀若干，給與鈐印官票，填注銀數，令饑民竟到我宅上照票領銀，也要論其人口之多寡，加減合宜。寧可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sup>⑤</sup>短短的一席話，條理清楚，既體察民情，對老百姓所受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又將具體的救濟方法制定得非常周全，充分顯示了月君的政治才幹。數日之後，月君帶領衆婢女發放賑銀，也是井井有條，絲毫不亂。贏得了縣主和百姓的讚揚。其後，作爲神魔小說，當然要有斬殺妖魔鬼怪的描寫，但作者最注重的還是讓月君救濟廣大的百姓。如在第十一回中，青州府大旱，「是年二月不雨，至五月，百穀不能播種」。月君將兩根絲線化成兩條龍，降下靈雨拯救了老百姓。在第十二回和第十三回中月君又爲國掃蝗災。這蝗災不比水災和旱災，他是轟然而來，轟然而去，所到之處無不深受其害，好多地方是顆粒無收，老百姓是苦不堪言。月君和他的老師鮑母、曼師用仙法撲滅了蝗災，救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即月君在創建自己的政權之前，先取信于民，這是作爲一個政治家所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其

次作者再寫月君如何找尋創業興王之地，建立自己的政權。

月君在成爲女主之前，先同鮑母一起遨遊三山五岳，與諸女神相見。作者在其中特意對月君和武後的相見作了大段的描寫。在這裏，作者寫武後本是大羅天女，因與鮑母有一面之識。武後見了鮑母與月君後，就訴說自己：「朕福運未文，奈上帝苛刻不令轉世再登皇極，又不許仍歸天女之班，以致沈淪于此」。並希望月君能救援他。當月君回答說「事由上帝，未敢與聞」時，武後則說「不然，朕是個女英雄，爾亦是個女英雄。英雄惜英雄，湯火有所不顧，何其懦也」？其實，武後的真意是要「歸于魔道，出世橫行一番，以暢前生未了之志」，想請月君「與掌教者一言」。當時因月君不肯答應當說客，與武後發生爭執，但最後月君還是將自己的玉璽印到了武後的素綾上。月君的印上乃是「玉虛救掌殺伐九天雷霆法衆太陰元君」<sup>②</sup>十六個字。有了月君的印文後，武後就可以歸附魔道，出世橫行，討伐中原，了卻前生未了之志了。作者在這一段描寫中將武後寫得很會纏人，也很霸道，一點不講情面，且不達目的，不善罷甘休，與武後的生前行事頗爲相符。但對他改李唐王朝國號爲周之事，並沒有責備之意，且在書中還稱他爲大周武皇帝，由此足可見作者是在提倡女性參與政治的。

在這回之後，作者就寫燕王起兵，建文帝出走，爲女英雄的出場埋下伏筆。在第十九回中，月君聽說「萬歲爺徵召勤王兵入衛京師，南北阻隔，詔書竟不能到這裏，而今竟無一人敢赴國難者」。就毅然說道：「如此我便勤王，從來起義師，原不必有詔書。明日與君等歃盟，倡起豪傑，竟下江南」。於是衆英雄奉月君爲主，豎起九龍雲緞鵝黃色勤王義旗，稱月君爲「太陰仙主大元帥」，以女性爲主的政權誕生了。

月君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操練兵法，由于月君有着非凡的軍事才能，使衆將莫不心服。在當時作爲一個將領，這一點是很

重要的。第二件事是制定了嚴格的軍紀，這樣就保證了軍隊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在旗開得勝之後，月君又注重禮賢下士，任用賢能。他對衆將說道：「從來圖王致霸，全在搜羅賢士，所以湯武得伊呂而旺，漢高得三傑而霸，光武有二十八員名將，唐太宗有一十八位學士，皆出類拔萃之材。古人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千金易得，一將難求』。周公旦接納賢士，至于『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之。聖人且然，況其下乎？今者開創伊始，第一件是求賢爲輔，共成大業。前者兩桿『延攬英傑』，『招納忠義』黃旗，應建立在山寨左右。不拘文武之士，有來投謁者，立即傳報，以便召見」。

至次日，「就有河南呂姓的，同着兩個下路人來晉謁」。<sup>③</sup>此人系「洛陽布衣，姓呂，名律，字師貞，道號御陽子，有經天緯地之才，內聖外王之學，家無恆產，短褐不完，蔬食不充，而意氣揚々自得」，並稱「身爲霸者師，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欤」？<sup>④</sup>月君知呂師貞是異人，欲用他爲軍師，又恐衆心未服，于是特意讓呂師貞在衆將前演說古來用兵的得失，聽了呂師貞的具有雄才大略的論述後，衆將都非常感佩，于是月君即拜呂師貞爲軍師。

在有了賢明的軍師之後，月君又讓鮑母和曼師把爲建文帝盡忠而死的忠臣義士的妻兒救出，忠臣的兒子們都在月君的帳下練習武藝，準備進討叛賊。

這樣經過整頓訓練後，一支有素養的部隊形成了。緊接着收到了燕王派軍隊殺來的緊急軍情。于是月君的軍隊又再向四方招攬英雄，令「新到豪傑，善武者來試武藝，善文者前陳方略」。<sup>⑤</sup>這樣四方豪傑紛々來投奔，月君的隊伍越來越壯大了。

僅從這些描寫中就足可見月君的所作所爲無異于古來的聖人賢君，



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君主形象。作者將一個參與政治的女性寫得如此之好，其主旨也不言自明，即女性也有着治理國家的才能，而且不比男子差。

與「女仙外史」中的月君相比，「瑤華傳」中的瑤華並沒能自己豎起大旗稱主，但他在社會家庭中的作用也是顯得相當重要的。瑤華的武藝高超出群，是朱明王朝中文武雙全的英才，他率領眾將到邊遠的四川境地去為國家平定叛亂。他雖說沒能象月君一樣禮賢下士，招攬四方英雄，可在好些地方，都能從國家的大局出發，具有女政治家的風度。

如瑤華帶眾將把四川的叛亂平定後，得知民情疲弊，他就在川賑濟百姓。他的父親福王問他：「你此番來川，主上倒發這些兵餉來賑濟，共有多少銀兩？」瑤華道：「主上徵剿流賊兵餉，還接濟不來，那裏還有發來川省用度。」福王又問：「這麼，你各處行文所謂的是何項銀兩？」瑤華道：「女兒曉得此番來川剿滅賊匪後，地方必定殘破，若不賑濟，百姓何以爲生，必致仍爲流寇。故于未起身之前，將庫藏內金子提了十萬，發在這幾省布政司庫內，易換得餉銀一百四十餘萬。如今所用的，就是這項。」可福王聽了之後，非但不讚揚瑤華，還說：「我們出了力，還費了若干銀兩，覺得劃算不着。」福王作爲皇親，又是朝廷重臣，但目光短淺，絲毫不以國家的利益爲重。相比之下，瑤華作爲女中豪傑，深知如何安撫處于戰亂中的百姓，具有政治的遠見。在「瑤華傳」中，瑤華所做的事業雖說沒有象月君那樣驚天動地，但作者有意將瑤華放在和眾朝臣的對比之下來描寫，這樣瑤華作爲一個女子，有着比男子更出色的政治才能是不言自明了。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見，「女仙外史」和「瑤華傳」都提倡女性參與政治，並認爲優秀的女子有着比男子更卓越的政治才能。月君和瑤華是高出於朝廷中所有士大夫的有識之士，他們完全有資格擔當起「治國平

天下」的重任。

#### 四、強調女性整體在社會政治上的作用

如果祇是強調月君一人的社會政治作用的話，那未免神仙的成分過多，「女仙外史」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注意女性群體形象的描寫。在女性群體形象的描寫上，作者是化了一定的功夫的，他的具體作法是將個別形象的描寫和群體形象的描寫交錯重疊，使每個女子的形象都煥發出各種不同的光彩，又使女性的群體形象顯出其嚴整的集團性。

有關個別形象的描寫有很多處，如女金剛的出場，就非常有趣，在眾女將的隊伍魚貫而進時，「忽有一壯婦，大踏步奔至車前，手橫着鐵鍬一柄，喝道：且住，有本事的，敢與我比試武藝麼？」然後就將鐵鍬揮動，雙足跳躍，祇見叱叱風生，放出萬道寒光。看「那婦人的身子，祇在風電內旋轉，看不見他的影兒」。舞畢，又喝道：「可有人來比試麼？」還說：「恁麼太陰不太陰，聖後不聖後！與我鬪得十合，放你們過去，若不敢和我比鬪，祇好一千年站在這裏」。可是等月君召見他時，「他望見月君的轎子，撲地拜倒在地下」，當月君請他細說身世時，他這樣答道：「我住在本郡亂山內亂芋村，父母止生我一個，今年二十五歲，也不嫁人，人都喚我「女金剛」。靠着幾斤氣力打生爲活，就是我身上幾件衣服，也靠着些畜類送來的。向聞得聖後起兵，要做個武則天女皇帝」。言下之意是要幫助聖後成就帝業，故來投奔。雖說他說話粗魯莽撞，不知輕重，但盡忠之心卻是有的，月君讓他守大纛，他答道：「我願盡力向前，不願落後」。言下之意這守大纛乃是落在人後的事，因此不願意做，女金剛所喜的是做個先鋒，與敵將面對面地廝殺。直到月君向他說明守大纛，「是緊跟着我，最重大的職任。若有向前之處，自然

調用」<sup>②</sup>後，他才高興地接受了。

還有在第三十九回「美貞娘殺美淫官，女秀才降女劍俠」中，連續寫了兩個女子的出場，先是飛娘，後是女秀才劉氏，人物的性格都頗有特色。那飛娘姓范，小字非雲，是將門之女。「慣使雙劍，神出鬼沒，而又姿色明艷，性格溫和，人皆稱為女中飛將，故又號為飛娘。飛娘頗有忠孝之心，且又深明大義，丈夫死後還未入葬，當地的州官范通判就欲娶他做妾，飛娘見對方人多勢眾，就見機行事，一面義正辭嚴地對說媒的人說：「匹夫匹婦，各有其志，若用強逼，頭可斷，身不可辱」。一面已在心中暗々打定主義，打算先葬了丈夫的靈柩。然後在成親之日殺死這淫亂的貪官後，再以死殉夫。在飛娘下定決心準備一死的時候，劍仙公孫大娘來引導他投奔唐帝師（月君）。<sup>③</sup>在公孫大娘的幫助下，飛娘殺死了范通判，與公孫大娘一起去山東。接着他們在旅途中遇到了女秀才劉氏，其時女秀才女扮男裝，被公孫大娘識破。女秀才討厭公孫大娘和飛娘兩人跟隨在他身後，于是用了個隱身法，可立刻就被公孫大娘識破，女秀才又使了個遁形法，把個身子嵌在一株大松樹內，「若是凡夫，但見松樹，不見有人」，可這抵不過是幻術，「比不得五行遁法，一遁千百里，不過借件物兒藏匿身子，原是旁門之法，暫時遮掩的」。所以公孫大娘左右一看，就走到松樹前將女秀才一把拉了出來。女秀才見此不由大驚，在公孫大娘表演了隱身法後，女秀才纔十分佩服、願意與公孫大娘他們為伍。其實女秀才劉氏也是去投奔唐帝師的，他「向在駙馬梅殷府中，用術壓禁燕王」，不意駙馬被燕王殺了，又要拿他，于是他就隱身到宮中去殺燕王，不意燕王的福分很大「每日有神將列宿護持，不能下手，祇得逃向各處游蕩。最近聽說青州成了事，所以前去，要給駙馬報讎」。于是三人商量一起去奪濟寧城，作為進見之禮。

這女金剛、范飛娘、女秀才劉氏都是普通的女子，三人的生活經歷

各不相同，所以出場時的表現也迥然不同，寫女金剛是粗莽直率，一心投奔月君，他在野山中長大，又不識字，也不知禮，所以是赤條條一身無牽掛。而范飛娘則不一樣，他雖有剛烈之氣，但還是未免有女子的軟弱之處，如寫他在給婆婆和丈夫上墳時，「心中傷痛之極，一時昏倒在地」，<sup>④</sup>過了半天方纔蘇醒，充分表現出了一個弱女子孤苦零丁，無依無靠的悲慘心境。女秀才劉氏則完全不同了，他因為早有異人傳授給他各種法術，因此能出入帝王公侯將相之家，也很受人尊敬，所以談吐中自有一股傲氣。一直到親眼看到公孫大娘的法術高出自己後，他纔表示折服。同樣是這些來自民間的普通女子，他們也做出了和男子一樣驚天動地的事業。女金剛在從軍的第二天就將敵軍的猛將賽李達打倒在地。而范飛娘和女秀才劉氏則與公孫大娘一起，在濟寧州城中舉火為號，與呂軍師裏應外合，殺死了敵將房勝，攻下了城池。

至于在女性群體形象的描寫上，作者則通過鋪陳的筆法來渲染，如在第二十九回中寫月君率文武諸臣出郊，設太牢牲醴，昭告皇天后土並太祖高皇帝時，在部署完畢後，「乃令滿釋奴領女健軍三百為後隊，轟隆隆，素英、寒簧統率女真七十二名，隨駕啓行」，「前頭兩乘是素英、寒簧的香車，各領着二十六名，二行分開，都騎的小川馬，手中各擎執事是：絳節霓旌，寶旛翠蓋」，「秦娥之簫、素女之瑟、双成之笙、少女之笛，間以金鐘玉磬，如奏雲璈之曲；蕊珠之花、蟾宮之桂、玄圃之芝、度索之果，間以竹根如意、松梢塵尾，宛睹瑤池之會。五明扇、九光扇、孔雀扇、鳳尾扇、鶴羽扇，揮動時靈風飛揚；分景劍、流星劍、青萍劍、白虹劍、繞指劍，掣來時紫電飛馳」。「一隊一隊的排過去了，才是月君的大轎」。儼然是人間仙境。眾女將組成了一個嚴密的整體，一點也比男子差。

再如描寫八國醫使用來謁見月君時，也被這些女將們的凌雲之氣攝

去魂魄。書中這樣寫道：「殿檐下分立着七十二名女真，端嚴勁爽，個個道家裝束。殿上左手是轟劍仙、素英、柳煙、女秀才，右首是公孫大娘、寒簧、范飛娘、回雪，皆有出世之姿，凌霞之氣。正中間九龍沈香根天然寶椅上，坐着廣寒宮降下的三朵金仙太陰君，那冠履衣裳，是紫府龍宮仙女靈媛所製的，顏色光彩，映耀着殿中所掛的九顆夜明珠，猶如萬道閃電，射得人眼目不能少展」。<sup>28</sup> 諸蠻使見此光景，都被嚇得戰戰兢兢，醜態百出。在這裏女性的整體形象被描繪得如此壯麗雄偉，這在當時和以前的小說中是見不到的。

「瑤華傳」在表現女性的整體形象時與「女仙外史」有所不同，首先是「瑤華傳」中被描寫的女性中，處于上流階層的女性祇有劍仙無碍子和瑤華和詩社的一些女才子，其他女子的出身地位都比較低，與瑤華一起讀書和練習武藝的是四個奴婢，以後出現的道姑阿真也似乎不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瑤華傳」中儘管尊卑有別，但還是比較注意這些出身低微的女性群體形象的描寫。「瑤華傳」的女性群體形象描寫的主要特徵可以歸結為兩點：其一是由瑤華帶領眾女子一起表演武藝。如第十回「嬌容莫辨真堪笑，武藝超群盡喫驚」中瑤華帶領着眾子女又是表演射箭，又是表演舞刀，又是表演槍、棒的對打斷殺，斷打的象流星一般，這些女子個個都是武藝超群。把個福王看得眼花繚亂。再如第十七回「御苑試文武技藝，隣家逗男女春情」中寫瑤華在皇帝前與朝中諸將士比武時，也是帶着四個奴婢一起出場。這場比武不用說是瑤華和四個奴婢旗開得勝。其二是讓這些出身低微的奴婢和手下的女子與朝中的所謂有能的將士及大臣比武，突出表現女子的英武之氣和朝中眾臣的無能。如第二十四回「會新親當場出醜，因賞月即席議題」中，作者讓道姑阿真和瑤華的夫君周君佐比拳法，這周君佐是當今皇後之幼弟，用皇帝的話來說，與瑤華是「其品貌才干皆可匹敵」，也可算是朝中可數的有能

之臣了。就是周君佐本人也自恃武藝高強，不至于敗在阿真手下。書中寫周君佐為在眾人面前大顯身手，「遂將長衣卸去，將出兩臂，即在庭院跨步，擺了一個家門，打上一路猛虎出林的硬拳，打得高興」。因瑤華讓他再換一路拳法打，他「連忙又改了一路醉八仙的軟拳」。這時無碍子就讓阿真去破他的拳法。阿真看準一個空子，「撲將入去。君佐借勢蹲下，一手搭住阿真的手臂」，想要拉倒阿真，結果反被阿真打得往階前跌了出來。在這裏，女性的光輝形象無疑是得到了更好的表現。

從總體上看，「瑤華傳」在女性個別形象的描寫和群體形象的描寫上不及「女仙外史」精彩，具體的描寫大多是粗線條的，有的祇用幾筆就帶過了。還有就是「瑤華傳」中注重表現女子在詩詞方面的才能，因此描寫詩社的活動和詩詞酬答的場面比較多。這些對女子們詩詞吟唱的描寫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女子的聰明才智，使女性的群體形象顯得更完美。

由此可見，「女仙外史」和「瑤華傳」中的女性群體形象的描寫，對於強調女性的能力，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是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由于女性群體形象的描寫成功，使女性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一個女性的政治集團登上了歷史的舞臺，這就具有更重大的歷史意義，即他是從根本上提出了女性解放的實質和目的，他向全社會宣告：這些優秀的女子是能擔負起國家和社會的重任的。

## 五、肯定了女性也有制定法律的權利

「女仙外史」中最大膽的創舉是肯定了女性也有制定法律的權利。在中國的封建王朝中，對改儀制是很忌諱的，尤其是女性當權者的改儀制，在那時被認為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舉動，史書上有武則天改儀制的記

載，但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得到過肯定的評價。作者在第八十三回「建文帝敕議君臣典禮，唐月君頒行男女儀制」中安排了月君制定男女儀制也是着意在顯示女性在所有的地方都有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同時也是對女性當權者改儀制這一行為表示讚同和肯定。

在月君草創了禮儀制度後，與衆人有一段議論，大意是月君擬了新禮儀制度的草稿後，給諸仙師過目，當時月君說：「禮儀制度，古來創自聖賢，後代因之考據，而今杜撰出來，也可以行得否？」仙師就說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難道後世就沒有個可以制禮作樂的？畢竟後人做來，說是杜撰，當時未有禮儀，薰地造出，有個不是杜撰的麼？秦之李斯，漢之叔孫通，他是何物？尚且說白道黑，造起一代典章，至今也還宗他些制度，何況帝師道統天人，學貫古今，半述半作的。諺雲：『禮失而求諸野』。帝師起于朝野，正合着這句話。若說行不得，就是不知禮的皇帝了」。仙師的語氣之中雖說極力貶低李斯和叔孫通制法律，但他的這些觀念，顯然是全新的，他的「難道後世就沒有個可以制禮作樂的」？反問句，一針見血地道出作者的真意，即後人也完全有權利制禮儀。尤其是象月君這樣「道統天人，學貫古今」<sup>⑧</sup>的天才女子，是最有資格和權利制定禮儀的了。

月君不僅制定了朝中的禮儀，而且還制定了女子的禮儀。女儀中比較注重尊重婦女的地位。由于受當時社會環境、政治思想的影響，月君所制的男女儀制都有着很大的思想局限，很多地方還是無法做到男女平等。

『瑤華傳』中因沒能建立女性的政權，因此也談不上改儀制。但作者在這方面還是表現出了一定的關心。如在第二十一回「隔牆有耳聽春意，面帶陳情賽寵恩」中，瑤華向皇帝奏請三事：「第一事，主上所定魏客兩奸之逆案，天下莫不快心悅服」，祇是曾受二逆所害之臣民，死

者已赦免，但尚有家屬充發邊陲，「應請勅旨赦回」。第二事是要皇帝免除將罪臣的家屬發入教坊的法律。第三事是放出宮中年齡大的宮女。並說：「此三事若蒙俞允，是必歡聲動地，戴德如山矣」。皇帝聽後說道：「吾妹所奏三事，皆太公至正，並無一件涉私，于朕甚有裨益，有何不準」。于是第二天就傳令「閣臣查明案據，擬旨施行。釋放宮女一事，即着司禮監弁來」。從這裏可以看到，『瑤華傳』中的女性也通過奏請，讓皇帝對法律作了一點小小的改動。由此可見，『瑤華傳』中的女性也有着改儀制的願望。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女仙外史』在肯定女性也有制定法律的權利這一點上，確實是前無古人的大胆創舉。他的成書雖說早于『瑤華傳』一百年，但在這方面要比『瑤華傳』進步得多。這種意在顯示女性在所有的地方都有與男性同等的權利的思想，在當時及以後，都是並不多見的，他給予了小說界以很大的影響。

## 結語

縱觀以上的五個部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女仙外史』和『瑤華傳』這兩部小說從各個方面強調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的作用。尤其是『女仙外史』，他的成書雖說早于『瑤華傳』一百年，但在提倡女性解放這方面的意識要比『瑤華傳』強烈得多。但不管怎麼說，這兩部小說在提倡女性解放思想這方面有很多相象的地方。

這裏還有一點想補充的是，『女仙外史』主人公唐賽兒在歷史上是農民起義軍的女領袖，因此他是作為一種和封建統治對立的政權的存在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作者纔能毫無顧忌地寫出自己的主張。而『瑤華傳』則不一樣，瑤華是崇禎帝的叔父福王的女兒，後又被皇帝封為十四長公

主，是皇族中的一員。他率領衆將爲國家平定叛亂中的一部分內容是鎮壓農民起義運動，因此他是作爲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有能力的大臣而存在着的。從作者的整個寫作動機來看，也是大多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出發的。再加上「瑤華傳」受「紅樓夢」的影響比較多，比較注重對人情和生活細事的描寫，這樣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削弱了對女性解放思想的重調。

還有值得引起重視的是，「女仙外史」和「瑤華傳」中都有好多宣揚傳統的倫理道德思想，包括那些束縛女性身心的女教。如在「女仙外史」中，作者就讓女性自己制定束縛自己的儀禮，而且還在多處用女訓中的格言和名句等々，造成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由于限于篇幅，擬在以後的論題中詳述。

總之，「女仙外史」和「瑤華傳」在當時能夠一反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肯定婦女在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具有很重大的社會意義的。而這兩部小說又都是清代的神魔小說，以前我們經常說神魔小說除了怪誕離奇之外，還有着各種現實意義，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現實意義也包括了女性解放思想，因此可以說明清的神魔小說的內涵又多了一層。

註：

- 1, 「女仙外史」引用的本子是「華夏出版社」的「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百部」的「女仙外史」的校點本。文中寫有回數的引文就不再另設註釋。
- 2, 「瑤華傳」引用的本子是「遼沈書社」的「中國神怪小說大系」的袁建「瑤華傳」的校點本。文中寫有回數的引文就不再另設註釋。
- 3, 「明史」太祖紀。(一)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
- 4, 李贄「明燈通古錄」。

- 5, 李贄「焚書」「答鄧石陽書」。
- 6, 「初刻拍案驚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二十九卷。
- 7, 「初刻拍案驚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十六卷。
- 8, 「女仙外史」第十六頁。
- 9, 「女仙外史」第十七頁。
- 10, 「女仙外史」第十六頁。
- 11, 「女仙外史」第十七頁。
- 12, 「女仙外史」第十七頁。
- 13, 「女仙外史」第十八頁。
- 14, 「瑤華傳」第五十五頁。
- 15, 「瑤華傳」第五十八頁。
- 16, 「瑤華傳」第八十三頁。
- 17, 「瑤華傳」第九十三頁。
- 18, 「瑤華傳」第一二二頁。
- 19, 「女仙外史」第五十一頁。
- 20, 「女仙外史」第八十六—八十七頁。
- 21, 「女仙外史」第二六頁。
- 22, 「女仙外史」第二四頁。
- 23, 「女仙外史」第一四八頁。
- 24, 「瑤華傳」第一八八頁。
- 25, 「女仙外史」第一八四頁。
- 26, 「女仙外史」的第二十九回中，月君軍中的大臣，認爲「後」字之意，「在古爲帝，今則爲帝之配，雖尊亦臣」。應改稱帝師。「師」則非臣爵也，「朝賀宜三種首。百官見帝師行四拜，如拜金仙之禮」。從這以後，書中在很多重要場合都稱呼月君爲帝師。
- 27, 「女仙外史」第二五一頁。
- 28, 「女仙外史」第三四八頁。
- 29, 「女仙外史」第五一〇頁。